

精神文明，是中國的；中華民族，對世界人類，要有這樣大的貢獻，政府沒有理由，會把持幾處大寺廟，久假不歸的。

三、設立佛教圖書文物館

聽說在臺中和松山，都在籌建佛教圖書館，這是一種世界文化交流性的工作，我祝禱早日觀成。

此外，我還希望能對佛教歷史、文物、美術、等項，仿國立歷史、文物、美術陳列館，來充實這圖書館的內容，一部份佛學典籍，供衆研讀。一部份文物陳列，供衆閱覽。未來，到臺的海外僑胞，國際文化人士，總

佛教徒國民外交活動的示範者

——爲紀念章嘉大師而作

最近自由中國佛教界，來了一位外國比丘，據說是因慕我國大乘佛法之名而來求學的；這該是一個機會，我相信凡是一個佛教徒，都不該放棄任何傳播佛法的機會，何況別人遠道而來，吾人應把握此一時機，盡量介紹大乘佛法的中心思想，以期來日流布於歐美各地。但事實出乎意料，偌大一個寶島，竟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地方可以安插這位外國比丘，使他如願修學。甚至連食住也幾乎成了問題。雖然，自由中國的出家大德並不算少，臺灣的寺院社館和精舍也不在少數，且大都打着大乘佛教的旗幟，法幢高懸，我不懂如何容竟不下一位異國的比丘？！

有人說：「洋和尚脾氣大得很，沒有一點修養。」又有人說：「洋和尚來歷不明，這麼年輕就出家，怕是爲了逃避兵役……」這些議論，並不足以說明無人收留的理由。

前者，說這話的人，我相信他一定是富有修養的大德，但他忽略了對方是一位年齡尚不足二十六歲，出家不過二三年，生長在花都巴黎的青年人，能毅然發心出家，已非常人所能做到。試問我人學佛修行幾十年的四衆佛子，改掉了幾多習氣？好脾氣的又有幾個？或許「洋習氣」比較刺眼，而「國習氣」已經順眼了？但若易地以處，我們的「國習氣」又何嘗不爲對方刺眼呢？！

後者，外人入境，都必須經過合法外交手續的，當然其個人的行動，使館方面應負責任。至於法國比丘的來華因緣，據說是章嘉大師在日治病時面許，若說他逃避兵役，這是法國政府的事，只要法國大使館肯發護照

使他們在大乘佛法的中國，能看到一些佛教家珍；我們也不枉打着這個大乘佛教的幌子。

這項大事，如果能以實現，做的也很徹底，我想中國佛教，必然又是一番氣象，象徵中興的開拓。將來，隨着大陸的重光，我們也有重建大陸佛教的本錢。這樣我們追悼和紀念章嘉大師，才更實際。而大師之示寂，却成爲佛教復興的轉捩點；佛法因之弘揚到億萬國中。大師的度生本願，也就圓滿實現了。

果真能這樣作到，苦難衆生之一的我，立刻要轉變爲喜的！

民國四十六年二月觀音成道日

平安大海

，便與我人無涉。

聽說中佛整委會爲了展開佛徒國民外交活動，而擬徵選代表前赴泰國參加二千五百週年慶典，此舉值得讚歎！但是放在眼前的國民外交活動爲什麼又推三阻四的無人理會呢？所謂國民外交活動者，除了訪問以外，通訊和接待，都是展開活動的機會，不過要在技術上，必須審慎處理，譬如說要怎樣接待，怎樣通訊，怎樣訪問才可以達到美滿的收穫？

菩提樹雜誌四月號專輯

善根法眼 來去尚空

人天同感 象教崇隆

莫德惠

（按世佛會議上小乘佛教國家就有過這樣的提案，要廢止這個名稱）這還要靠我們東方佛徒的共同努力，初步的工作，便是取得世界佛友的信心和友善，所以，我們佛教徒的國民外交活動，已不容再忽視了！

樹刊主編以章嘉大師示寂專號徵稿於余，其實大師的偉大處：「風度的示範了！」